

“红色修道院编年史”系列



MARESI
MARIA TURTSCHANINOFF

门诺斯岛奇幻之光

(芬) 玛利亚·图特查妮诺夫 著 王梦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红色修道院编年史”系列

MARESI

MARIA TURTSCHANINOFF

门诺斯岛奇幻之光

(芬) 玛丽亚·图特查妮诺夫 著 雷梦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1138

MARESI

by Maria Turtschaninoff

Original text copyright © by Maria Turtschaninoff, 2014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Schildts & Söderströms,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Maria Turtschaninoff
and Elina Ahlback Literary Agency, Helsinki, Finlan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诺斯岛奇幻之光/(芬)玛丽亚·图特查妮诺夫著;
王梦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红色修道院编年史”系列)
ISBN 978-7-02-013169-3

I. ①门… II. ①玛…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芬
兰—现代 IV. ①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2409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69-3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玛丽亚·图特查妮诺夫

Maria Turtschaninoff

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擅长以瑞典语写作。自五岁起开始写童话故事，以创作抒情的、带有历史特色的奇幻故事闻名，常常以女性为主角。曾被授予“芬兰青少年奖”（The Finlandia Junior Prize）、“瑞典国家广播电台文学奖”（The Swedish YLE Literature Prize），两次荣获“瑞典文学协会奖”（The Society of Swedish Literature Prize）。此外，她还获得“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纪念文学奖”（The 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提名。目前居住在芬兰。

译者简介：

王梦达，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教师。已翻译多部瑞典文学，其中有《一种地狱：瑞典戏剧家努连剧作选》、《荒废的时光》（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丛书）、《与沙漠巨猫相遇》、《我的快乐人生》等。



九久读书人
专注外国文学，分享文学风向



爱读书的小孩
把世界上最好的童书给孩子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99网上书城(www.99read.com)有售

天猫商城：九久图书专营店 (<http://jiujiu99.tmall.com>)有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献给我的妹妹亚历桑德拉

● 目 录

1	楔 子
1	第1章 登岛
5	第2章 初来乍到
17	第3章 修道院的生活
27	第4章 梦魇
31	第5章 血贝壳
48	第6章 约斯坦语
57	第7章 春洗日
64	第8章 月亮舞
69	第9章 月亮阁
74	第10章 玫瑰的门徒
80	第11章 三桅帆船
88	第12章 不速之客
101	第13章 地库
107	第14章 争执
110	第15章 告别

111	第16章 玫瑰堂
119	第17章 浴血奋斗
130	第18章 苏醒
134	第19章 抉择
138	第20章 知识的门徒
141	第21章 尾声
143	关于《门诺斯岛奇幻之光》的后续
149	隆重的告别
151	致 谢

楔 子

我叫玛蕾丝·恩瑞斯多特。在三十二任嬷嬷执事的第十九个年头，我记录下这些事情。在红色修道院度过的四年中，我阅读了关于修道院历史的几乎所有典籍。欧修女说，我的记载将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着实令人振奋。我只是一名初学修女，别说是德高望重的嬷嬷，就连终身修女都算不上。但欧修女说，亲闻亲历使得我笔下的内容格外重要，相比之下，外人的描述不过是揣测和臆想。

我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至少现在还不是。或许等我到了那个年纪——到了我能将值得叙述的事娓娓道来的年纪——我已经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因此，趁着记忆仍然历历在目的时候，我忠实地记录下一点一滴。距离故事的开始只过去一个春天，就连我想要忘却的画面也鲜活地浮现于脑海之中。鲜血的气息。骨骼断裂的声音。我不愿，却不得不再次唤起这些回忆。死亡是难以描述的，但困难并不能成为我回避或躲闪的借口。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不仅仅为了告诉人们，修道院是不应被遗忘的存在，也是为了重新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自己做一个交代。阅读让我更好地理解世界，我希望写作也能让我获得新的认识。

措辞是我考虑最多的方面。比如：哪些词语能够准确描绘出当时的情形，既不夸大其辞又不避重就轻？这些词语含义的褒贬，文体的

高低如何衡量？我将尽我所能，以最恰当的文字客观还原出整个过程，对于其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我虔诚地恳请创世女神予以宽恕。

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往往难以界定。我并不知道这个故事何时结束，但标志它开始的时间点却很清楚。一切要从洁抵达修道院那一天说起。

第1章 登 岛

洁到的那个春日早晨，我正在海滩边捡蛤蜊。装满了小半篮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片刻。太阳还没有攀升上白夫人山顶，因此整个沙滩仍然处在阴影的笼罩之下。我将双脚浸泡在冰凉的海水中，光滑的小圆石子随着海浪微微晃动，痒痒地蹭过脚底。一群红嘴的水雉低低掠过海面，焦急地找寻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一只苍鹭涉水而过，垂下脖子，用细长的喙啄开贝壳。就在这时，我看见一艘帆船正缓缓驶出利齿峰——那是凸出于海面的一丛峭壁，又尖又窄，仿佛魔鬼的獠牙。

我当时肯定没多想。从月圆到月缺，海面上总会有渔船来来往往。如若不然，这艘帆船必然选择其他航向。同我们打交道的渔民大多来自北方大陆以及东部一些渔业兴盛的岛屿。他们的渔船窄小灵活，只能容纳两三个人。整条船身漆成白色，上方高高地扬起蓝色的风帆。运送补给物品或初学修女的船只通常宽敞大气，往往还有抗击海盗的护卫随行。四年前，我正是乘坐这样的大船抵达这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大海。

帆船绕过最近的一座利齿峰，朝向港口直驶而来。我叫不出它的名字，类似的帆船我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它们总是来自埃梅尔或萨米特拉这样遥远的西方国度，甚至更远。

来自西方的船只循着渔船的航行路线抵达附近，绕着蜿蜒的海岸线兜兜转转，往往在抵达港口前就已经搁浅。我们的岛小巧而隐蔽，不熟悉环境的话根本找不到。罗伊妮修女曾骄傲地宣称，是创世女神将门诺斯岛藏得如此之好，这话随即招来欧修女的不屑。欧修女嘟嘟囔囔地扯了一堆关于无名水手的传说。可我觉得门诺斯岛是自己藏起来的。眼下的这艘帆船虽说同样由西而来，但却熟门熟路地停泊在港口。修长的船体和猎猎的船帆均为灰色，与大海的暗色背景融为一体。这是一艘低调行事的帆船，并不想大肆张扬它的到来。

目睹帆船慢慢地驶进港口，我赶忙跳起来，沿着缀满鹅卵石的海滩直奔过去。我生怕自己忘了拿蛤蜊和篮子，罗伊妮修女常常为此训斥我。她会用责怪的口吻对我说，你太冲动了，玛蕾丝。看看嬷嬷，她会这么马虎地把东西乱丢一气吗？

我的确相信嬷嬷做不出这种事。可我也很难想象，嬷嬷会挽起裤脚，赤脚踩在水草之中，弯下腰捡拾蛤蜊。在她还是初学修女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样的光景。但我没法将她幻想成少女的模样，我做不到。

薇尔克修女和纽梅尔修女已经在船坞上等候。她们聚精会神地张望着迫近的灰色船帆，完全没留意我的出现。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生怕被船坞上嘎吱作响的木板泄漏了行踪。我好奇纽梅尔修女为何出现在此。和渔民打交道一向是薇尔克修女的任务，而纽梅尔修女是专门负责照管初学修女的。

“这就是嬷嬷预见到的那位吧？”纽梅尔修女抬起手遮住阳光。

“应该是。”薇尔克修女答道。对于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的事，她的语气总是有所保留。

“我倒希望不是。嬷嬷的话总是难以捉摸，不过主旨意思还是明确

的，”纽梅尔修女正了正头纱，“麻烦，大麻烦哪。”

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呀一声，她们警觉地转过身来。纽梅尔修女皱起眉头。

“玛蕾丝。你在这儿做什么？据我所知，你今天应该在炉灶房干活才对。”

“嗯，”我小声答道，“我刚才在海滩上捡蛤蜊，看到帆船就过来了。”

薇尔克修女用手一指：“看，船靠岸了。”

我们沉默地注视着船员娴熟地操控风帆，稳稳地停在船坞旁边。船员数量出奇的少。我猜，负责掌舵的那位老者应该就是船长，他身穿古希腊式的蓝色束腰外衣，满脸络腮胡子。其他三人紧绷着脸，面色严峻。船长先行下船，薇尔克修女立刻走上前去与他交谈起来。我刚想要凑近听个究竟，却被纽梅尔修女一把拽进怀里。没过多久，薇尔克修女过来对纽梅尔修女低声耳语了几句，纽梅尔修女立刻拉着我离开了码头。

我不敢违拗纽梅尔修女的意思，但也实在忍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我想要打探出一点消息，回去向其他的初学修女炫耀。于是我悄悄扭过头去，恰好看见船长从船舱中领出一个弱小的身影。她单薄的肩上披着一头打了结的浅色长发，棕色的无袖罩裙下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衬衫。当她转身时我才发现，那件罩裙并非我原以为的重磅丝绸面料，只是因为反复浆洗而显得僵硬。我并未看清她的面孔。她始终低着头，仿佛在研究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那谨慎的姿态似乎在质疑脚下土地的可靠性。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洁。

我不理解的是，纽梅尔修女为何要拉着我匆匆离开码头。当天晚

些时候，洁出现在初学修女之家。她的一头长发还未清洗，但显然经过了精心的梳理。她换上和我们一样的装束：棕色长裤，白色衬衫和白色头纱。在见到她的第一眼，我就隐约有种直觉：她的身上有着某种特别之处。

第2章 初来乍到

洁的床铺就在我旁边。一般来说，新来的初学修女都是年纪较小的女孩子，因此会被安排在幼龄初学修女的房间。但是以洁的年龄来说，她完全可以和我们这些低龄初学修女住在一起。我今年十三，我猜她也就比我大一两岁。

之前睡在我旁边的是尤伊姆，自从她搬去炉灶房投身厄尔斯修女门下，床铺便空了出来。厄尔斯修女的门徒是唯一不和我们同寝的初学修女。她们必须彻夜守护炉灶，以防炉火熄灭，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向火神祭祀。我知道，尤伊姆很为炉灶守护者的身份而自豪，自以为所有人都羡慕她。刚进修道院的时候，我也觉得搬进炉灶房是再好不过的事：那里面总是堆满食物，而我已经忍饥挨饿太久太久了。而当目睹厄尔斯修女的严厉，以及她分配食物的苛刻后，我断然放弃了这个念头。每天闻着食物的香味，看着它们诱人的模样，却不能吃上一口，那是种怎样的折磨！

况且尤伊姆还会说梦话，我一点也不怀念她。

洁在床边坐下，所有的初学修女都围拢过来，好奇地打量着岛上的新成员。小女孩们羡慕她的一头浅色长发，仿佛瀑布般从亚麻头纱下倾泻而出。头纱能为我们遮挡毒辣的阳光，我们从来不绑束头发，也不修剪头发。欧修女曾经说过，头发中蕴含着我们的能量。

年纪稍长的女孩则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问题：她来自哪里，旅途耗时几天，之前是否听说过关于修道院的事。洁静静地坐着，她有着比旁人更为浅淡的肤色，但我能看出她脸色的苍白。她眼睛下的皮肤薄得近乎透明，却暗沉得发紫，仿佛春天里紫罗兰的花瓣。她一言不发，只是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

我站起身打破僵局：“今天先到这儿吧。你们都还有事要做，散了吧。”

大家顺从地四散而去。想想也好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使出全身解数也没人听我的话。现在无论以年龄还是资历来看，我都是初学修女之家的大姐了，但我还没有受到任何修女的召唤。我作为初学修女的年份比大多数女孩都要久。另一个例外是恩妮可，她来得比我早，也还没有被其他修女收为门徒。

我领着洁看过她的衣柜和叠放整齐的干净衣服，告诉她洗手间的位置，然后帮她铺好床单。她按照我的指示顺从地一一照做，但仍然一言不发。

“你今天不需要干活，”我一边说，一边掖好她的被角，“到了晚上，你得跟着我去玫瑰堂做感恩弥撒。不过别担心，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我直了直腰。“快到晚餐时间了，来，我告诉你去炉灶房怎么走。”

洁依然沉默不语。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我亲切地问道。或许因为住的地方太过遥远，她从来没接触过海岸语。我刚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在鲁瓦斯、乌卢迪安和拉沃若这样极北的国家，我们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而近海居民所使用的海岸语彼此相似，虽说个别发音和词意稍有出入，他

们还是能交流自如。欧修女说，从事内陆贸易的国家也大多使用相近的语言。对海岸语的陌生，使得我在修道院度过的第一年异常艰难。

洁点点头，突然开口问道：

“这里真的没有男性居住吗？”她的声音意外的深沉，那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口音。

我摇摇头。“没有。岛上不允许男人居住。就连渔民也不能登岛一步，薇尔克修女都会在船坞上和他們交易。当然，我们会饲养雄性动物。除了一只好斗的公鸡外，还有几头公山羊。但男人是绝对没有的。”

“那你们怎么生活？谁来照顾动物，谁来种地，谁又来保护你们？”

我领着她来到一扇又高又窄的门前。这里有许许多多扇门，每一扇和每一扇都不一样。它们由外而内缓缓关闭，从里面扣上锁，形成一方方的隐匿而安全的空间。锃亮的铁把手，深邃的猫眼，以及精致的雕花图案仿佛都有了生命，在暗中静静凝视着我们。我曾经数过，一天内我要穿过至少二十扇门。

我自己的家里只有两扇门：一扇主屋的门和一扇茅房的门。它们都由木板制成，靠铁质铰链固定在墙框上。晚上睡觉时，父亲会用一把沉重的锁坠扣住主屋的木门。茅房的门上有个挂钩，可以从里面拴住。弟弟阿齐奥斯总喜欢透过门缝，往茅房里塞碎木条，里面的姐姐娜拉伊斯于是气急败坏地让他滚远点。

我带着洁穿过初学修女之家的走廊。“岛上是多石地貌，因此没法自己种植粮食，只能从陆地购买。但我们开辟出不少菜地和一片橄榄园，孤星堂的修女还会酿造葡萄酒。每年的庆典和祭祀时，我们都能尝得到。”